



克里姆林宮

基洛夫在阿斯特拉罕

時代出版社

基洛夫在阿斯特拉罕

克里姆廖夫著

張雄武 宗惟賢 劉秋江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I. Kremlyov

KIROV IN ASTRAKHAN

(Excerpt from the novel "Soldiers
of the Revolution")

"Soviet Literature" No. 2, 1954.

內 容 提 要

本書寫基洛夫保衛阿斯特拉罕的故事，是一部歷史小說。在偉大的十月革命勝利之後，英美帝國主義者爲着它們自己的利益，向年邁的蘇維埃共和國發動瘋狂進攻，同時派遣特務，利用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和托洛茨基分子，進行破壞活動。一九一九年正月，因爲高加索軍團的敗退，位置在伏爾加河附近的南部戰綫戰略要地阿斯特拉罕，遭受到嚴重的威脅。在列寧和斯維爾德洛夫的建議下，基洛夫被派往該地設立革命軍事委員會。本書敘述的就是基洛夫怎樣領導忠勇的布爾什維克們，依靠人民羣衆，完成了保衛阿斯特拉罕的任務；在托洛茨基分子所遺留下來的混亂狀態中，重新把秩序建立起來；並彌平了在社會革命黨和白衛指揮下所發動的一次武裝叛變。基洛夫的勇敢、堅定、機智，和他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對人民對同志的關切愛護，對敵人的堅決無情，將給讀者以極其深刻的啓示和教育。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 45 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4年11月北京初版 1954年11月第1次印刷

開本：850×1143 1/32 印張：4-26/32

1—19,060 冊 115 千字

目次

亞達爾比可夫	三
革命委員會	一五
歸來	二四
前夜	二五
販牛商波波夫	二九
叛亂的開始	三五
羅森勃倫的家	三六
在城砦裏	三九
一個老銑床工人	四三
叛亂被鎮壓了	五一
卡拉巴蓄	五一
翌日	五二
邊境車站	五三

意外的相遇.....

四月裏的一天.....

旗艦.....

一五

一四

一三

亞達爾比可夫

「問題比你所想的還要迫切得多。」

基洛夫在房間裏來回踱着。

「莫斯科方面一點也不知道在阿斯特拉罕這兒煩擾着我們的這許多瑣碎事情。本地黨的領導被有害的一種地方主義思想搞壞了。這兒的所謂領袖們甚至在認識我以前，就已經組成了一個反對派。對他們來說，我是一個由上面硬派來的委員，一個陌生的人，鬼知道是什麼玩意……不過黨組織基本上還是健全的，雖然很多事情弄得很鬆懈……但是這一切並不是無法補救的。上層當然得撤換，而且愈快愈好……爲了裝裝樣子，本地的領導人跟施里亞普尼可夫爭吵過——彼此控告的案件這麼多，以致中央委員會實在不得不派一個同志來調查。我十分確信這爭吵僅僅是一個煙幕。他們都是一丘之貉……對於本地的當局，施里亞普尼可夫比起你跟我來當然合口味得多。說到施里亞普尼可夫，我萬也想不到一個老布爾什維克……」

「我可不要稱呼他，」亞達爾比可夫忍不住笑着說，「除非我們用他所犯錯誤的次數和他反黨的一貫性來衡量他做布爾什維克的資格……」

「這傢伙墮落了，並且把許多別人也一道拉下去，」基洛夫繼續說道。「而且也不只是在阿斯特拉

罕這兒，據說好久以前……當然，我以前差不多還根本不認識他……」

「他在來此地以前，是人民勞動委員，」亞達爾比可夫說。

「不錯，他把事情弄得這樣糟，在他下面工作的共產黨員們不得不寫信到中央委員會去，」基洛夫插進來說。「我聽說過這回事。當他被撤職的時候，托洛茨基趕忙派他來負責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綫——顯然是給他一份報酬，爲了他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破壞活動，爲了他反對列寧的四月提綱，爲了他對黨的其他『功勳』。你看他在阿斯特拉罕幹了些什麼！哼，他幾乎把撤退的軍團給毀滅了。你說那不是反動和叛逆是什麼？還有他的私生活和他的一切可鄙的行爲！儘管他現在已經被撤職，一提到他還是要使我的血沸騰起來。還有，你看看這個……」

在一堆文件裏翻了一會，基洛夫找出一張灰色的紙，上面寫着整齊的字，把它遞給亞達爾比可夫。「這是一封電報的副本——要知道，這不過是其中之一；無疑地像這樣的電報還有許許多多。」

「從阿斯特拉罕發到凱沙茨卡雅，經由直接綫路，急送古柏爾尼亞糧食委員會負責人，」亞達爾比可夫讀道。「準備送施里亞普尼可夫的專車穀粉十普特，頭等麵粉五十普特，肥肉三十普特，綿羊十頭。向各有關方面，向執行委員會，兵站部，糧食部申請，在星期五左右備妥上等雞蛋兩百枚，還要鴨，鵝，火雞等。我決定本日啓程。盡量多送火腿來。這是施里亞普尼可夫的命令。訓令如不執行，將予以紀律處分。」

「你看！」基洛夫怒氣沖沖地說。「像那樣一個人居然敢自稱爲共產黨員！他走了，走得很好，可是在古柏爾尼亞的委員們足足有一半仍舊是左派社會革命黨。工會在孟什維克手裏……而且你和我都知道

得很清楚，撤退的大軍是處在什麼樣的情況中。鄧尼金所以還沒有進城，那只是因為他在等候他的英、美主子們把他們答應好的軍火配備送過去……」

基洛夫沉默下來。亞達爾比可夫同情地望着他。

亞達爾比可夫剛從現在被白軍佔領的高加索回來。基洛夫已經要他接任阿斯特拉罕非常委員會——契卡——主席的職務，雖然他很想去莫斯科，他却不願意叫「米隆尼支」失望——米隆尼支是工人對基洛夫親熱的稱呼。再則，他為米隆尼支擔心——他知道他手上的任務是如何困難。過去幾天內的緊張工作已經顯著的影響了他的健康。基洛夫的面孔上露出了病態的蒼白，他嘴邊的皺紋也變得更加深了。

基洛夫看了一眼他的錶。

「有一件出乎你意外的愉快的事在等着你，格奧爾格，」他說。「你猜是誰來了？」

「我想不出來。」

門上有人敲了一下。

「好啦，你用不着傷腦筋去想了——這一定是他，」基洛夫說。

亞達爾比可夫向着打開的門轉過身去，接着他跳了起來。

「烏路比！你在這兒嗎？」

「今天剛從莫斯科到。真高興見到你！」烏路比·布因拉克斯基的臉上放着喜悅的光輝。

「在阿斯特拉罕這兒呆下來嗎？」亞達爾比可夫問道。

「不。我是路過這裏到那邊去，」布因拉克斯基含有深意地答道，一面關上他身後的門。

「格奧爾格會給你一些幫助，」基洛夫說道。「他現在已經接管了本地的契卡。」

「這樣說來是到達格斯坦去，呃？」亞達爾比可夫問道。

「對。事情沒有完全照我們在莫斯科所計劃的實現。即使帶一小隊人偷越前綫也幾乎不可能，所以我只好單獨溜過去。不過沒有什麼可以担心的——我會平安到達那邊的。誰會料到前綫這樣快就轉移到阿斯特罕呢？」布因拉克斯基煩惱地說。

「你打算怎樣過去呢？」亞達爾比可夫的聲音裏帶着關切的口氣。

「那就是我要跟你說一說的事。塞爾該·米隆諾維支和我已經決定了所要採取的路綫。他建議我在靠近喬爾尼·里諾克的地方溜過去……」

「從現在起再過兩個月我們就可以用一隻漁船把你送過去——也許甚至更早一點，只要一個月的時間。你可以舒舒服服地旅行，像一個王子一樣，」亞達爾比可夫微笑道。

「麻煩的是我不能夠等待，」布因拉克斯基說，又轉過身對基洛夫說道，「我想現在就跟格奧爾格去了。」

「很好，但是你晚上必須到我這兒來。你們兩人都來。」打開通過外面小辦公室的門，基洛夫喊道：「瓦內其卡，尼多林來了沒有？」

在門口出現一個禿頭有鬍子的上了年紀的人。

「他在這兒，塞爾該·米隆諾維支。」

「我把古柏爾尼亞糧食委員尼多林叫來了，」基洛夫對房間裏的兩個人解釋道。「也許你們願意呆

「一會嗎？」

「烏路比大概沒有時間。我也忙，」亞達爾比可夫說。他和布因拉克斯基站起來，一道離開了辦公室。當他們走出去的時候，在門口遇到一個其貌不揚，臉紅無光彩的人，向一邊閃開讓他們通過。一剎那間，他的冷漠的、水汪汪的眼睛和亞達爾比可夫的自光遇着了。

「我以前在什麼地方見過他？」亞達爾比可夫想道，一面轉身抱起布因拉克斯基的胳膊。

「現在我從哪兒講起呢……有這麼多的事情要跟你講。」

兩個人出了大樓，沿着庫騰河堤走去。

亞達爾比可夫從在莫斯科大學作學生的時代起，就認識了布因拉克斯基。他們最初碰到是在莫霍娃雅學生飲食店裏。在面對曼內日一所陰暗的房屋的地地下室裏，這個飲食店和隔壁的學生合作社會是學生的革命團體方便的聚會處所，他們常常以同學會或推選合作社理事會的選舉會為名，在這兩個地方舉行會議。後來，布因拉克斯基參加了亞達爾比可夫所領導的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小組。

一九一六年黨派亞達爾比可夫到高加索去做地下工作，雖然只在兩年後他到莫斯科去出席第六屆蘇維埃全體大會的時候又遇見他的朋友一次，他一直知道布因拉克斯基怎樣迅速地升到達格斯坦布爾什維克及山地人民的領導者的地位。

「我剛一回到高加索，白軍就侵入了明內拉爾尼治。伏地，」亞達爾比可夫對他的朋友說。「我決定走出去。他們勸我取道草原，但我拒絕了，這大概是我所做的唯一的一件聰明事。他們跟我辯論，斷言連拉庚也落在英國人手裏了——你知道恐懼是怎樣把謠言擴大起來了。所有這些有害的故事都被證明

了只是一派胡說。我帶着我以前的幾個部下出發。我們從一個漁夫那裏買了一匹馬和雪橇，乘着雪橇越過結冰的小溪和河口到了巴塞……我想繼續一直到莫斯科去，但是基洛夫不讓我走。他派我暫時做本地契卡的主席。你該看一看當我接管過來的時候，契卡的情形是怎樣一團糟……怎麼回事？」亞達爾比可夫突然注意到他朋友臉上驚愕的神色，立刻停下來不講了。

布因拉克斯基正用惶惑的眼光凝視着展開在他們眼前的情景。在街那頭走過來一羣士兵，疲憊不堪，搖搖擺擺，踉踉蹌蹌，看起來與其說像人不如說像一堆影子，他們就是以前那強大的高加索軍團的士兵。僅僅幾個月以前，現在淪陷在英國人手裏的布因拉克斯基的故鄉達格斯坦還滿懷着希望眼巴巴等他們去解放呢。

「你沒有想到糟到這種程度吧？」亞達爾比可夫痛恨地說。「這就是托洛茨基的走向阿斯特拉罕的道路。每次看到這些可憐的人們，我就非常難過。本地人現在已經看慣了。」

左邊是淺淺的泥沙淤塞的庫騰河，河上蓋着一層污穢的冰。右邊排列着的是阿斯特拉罕商人們的矮房子。前一天雪曾經融化過，積雪的屋頂的簷上現在掛着長長的冰柱。這一片淒涼的景色給曾經是一支大軍的那些幽靈似的、搖搖欲倒的人們，構成了一幅合適的背景。

一個高個子的哥薩克跛着走過去，用他的卡賓槍當作柺杖，痛苦地拖着他用破布裹着的發腫的腳。他的羊皮高帽子上，有一條曾經是紅的而現在已經褪了色的絲帶。在他後面的士兵戴着一頂跟他的一樣襤褸的帽子，但是沒有武裝，在凍傷了的臉上很突出的是一對狂人似的眼睛。第三個跟在後面，戴着一頂舊的士兵帽，穿着一件軍官大氅，腰間束着一根空的機槍皮帶。

「幾乎每天都是一樣，」亞達爾比可夫費力地說，好像話語哽着他的咽喉似的。「這是一連串的錯誤和背叛行爲的直接結果。當我接管契卡的時候，情形是這樣糟，使我不知道從哪裏下手。地下室裏擠滿了囚犯——是一些根本不應該關在那裏的人。幾乎沒有任何檔案，連一份被逮捕人的名單都沒有。前任契卡主席是一個施里亞普尼可夫的人，名叫密爾尼，要是世界上有一個惡棍的話，就得數到他。他到處亂跑，穿着一件紅色哥薩克外套，揮舞着一支左輪手槍，嚇唬人民……」

布因拉克斯基笑起來。

「這不是一件好笑的事，」亞達爾比可夫嚴厲地說。「密爾尼這傢伙沒有跟我辦移交就溜掉了，三天以後我不得不把一半的契卡職員開除，或是關起來。最壞的是整個組織都破碎不堪，我們只好一邊工作一邊補充整頓。除此之外，我感覺到似乎在阿斯特拉罕就會發生一次叛亂——比上回更嚴重的一次叛亂。而在這時候，我却束手無策……」

他們還在談得很興奮的時候，就走到了現在當作契卡總部的古老的公館。布因拉克斯基注意到當亞達爾比可夫走近時警衛怎樣機敏地肅立起來，而且很高興地看到值日官員向他的首長報告時的工作很有效率的樣子。新任主席的堅定的處理事務的手法已經發生了影響。

在屋子裏面，一個戴着軟呢帽的青年正在等候亞達爾比可夫。

「我的名字叫亞斯達訶夫，」那個來客說，「你說要見我。」他的誠實的面孔，柔軟的鬚曲的栗色鬍鬚，機警的幾乎像孩子似的眼睛，低沉的聲音和顯出容易臉紅的怕羞的模樣，使人一見就覺得愉快。

「很高興見到你，」亞達爾比可夫說，親切地和來客握手。布因拉克斯基可以看出這個青年人已經給了對方一個很好的印象。

「這是從彼得格勒來的一位同志，烏路比，」他接着說，那副神氣好像他們又置身在莫霍娃雅小吃店了似的。「假如你不介意的話，」他轉回身對亞斯達訶夫說，「我想請你再等一會。十五分鐘，不會再久。」

「沒有關係，我並不忙，」亞斯達訶夫說，臉紅起來。

亞達爾比可夫把布因拉克斯基領進他的辦公室，打開一隻保險箱，拿出一堆護照和其他證明文件來。「你在這裏面翻翻，挑出隨便什麼可能有用的東西。在你翻的時候也替你自己找一張合式的護照，因為你必須用假名住在達格斯坦。記得在一九一六年你怎樣幫忙我替一個同志做一張護照嗎？我們費了多少事才做好一顆印！現在可簡單多了，」亞達爾比可夫微笑道。「你要哪一張就拿哪一張。我還有一點錢給你——你在離開以前可以拿到。順便問一句，你打算在阿斯特拉罕呆多久？」

「一兩天工夫。」

「那末你一定要跟我住在一起。我不願聽到你到任何其他地方去住。你可以在這裏等我一會嗎？」他把布因拉克斯基指引到一間連着辦公室的小房。然後他又回到外間辦公室叫亞斯達訶夫進來。

「我高興你找我來，」亞斯達訶夫說，「本來我也正要來看你。」

「把你所知關於卡爾美茨基商場事件的一切告訴我吧。」亞達爾比可夫說。

「我想到你會注意這件事的。事實上我已經把我關於這個問題所能找到的一切資料都帶來了。」

卡爾美茨基商場上整批的牲畜都被毀滅了的這件事早就沉重地放在亞達爾比可夫的心上了。雖然在他來到阿斯特拉罕時，這案子已有兩個月的歷史，飢餓的市民還在談論着數千隻牛羊損失了的這件事，責備人民委員們。到處談着的故事傳到了契卡，亞達爾比可夫特別到那個場所去了一趟。當他到那邊時，那地方已經沒有牛，因為剩下來活着的牛也已經全部被宰掉，把肉儲藏起來了。

亞達爾比可夫要看看埋葬屍體的地方，一個對眼的阿斯特拉罕箍桶匠，當地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就帶他到附近的一個峽谷去了。在雪融化了、沙土被沖洗掉的地方，屍骨就暴露出來了。吃腐肉的烏鴉在頭頂上盤旋着。

「到春天必須把這一切再掩蓋起來，」亞達爾比可夫說，皺一皺他的鼻子。

箍桶匠不安的睨視着契卡主席，把牲畜怎樣被丟棄在沒有頂的畜欄裏餓死的情形作了一個小心翼翼的報告。

「你叫什麼名字？」亞達爾比可夫問箍桶匠。

「我的名字？」箍桶匠吃了一驚。「科拉勃里夫。格里戈里·科拉勃里夫……」

「父名叫什麼？」

「伊凡諾維支，」箍桶匠答道。他害怕這新任契卡主席，有些關於他在高加索的行爲的謠傳，使人聽了血都冷起來了。

「格里戈里·伊凡諾維支，呃？」亞達爾比可夫的聲音這樣高興，使人想到在那一瞬間再沒有什麼比箍桶匠的名字和父名更使他發生興趣了。「你認爲怎麼樣，格里戈里·伊凡諾維支？那些牲畜本來可

以被救下來嗎？」

「當然囉，」科拉勃里夫急躁地說。「假如它們會得到適當的照顧，就不會發生這事情的。而且，都是些好牲口。我看到牲畜就知道好歹——我有一個兒子是幹這一行的。」

由箍桶匠的敘述，亞達爾比可夫把發生的事情組成了一幅相當精確的圖畫。古柏爾尼亞糧食委員會所貯藏的乾草堆在伏爾加河左岸，原來是牧場的地方。牛羣和羊羣從喀爾瑞克草原趕過來，那就是說他們來到了河的另一岸。那年秋天伏爾加河上的冰到很晚才凍厚。已經挨餓的牲畜得不到乾草，當大風雪來到時就成千地死亡了。

後來，亞達爾比可夫在一個會議上遇到人民糧食委員會的當地代表，假裝着並不特別關心，偶然向他問起這事件。那官員臉色變白了，開始激烈地抗議，說關於這件事有着太多不應當有的不負責任的談論。牲畜是死亡了，但造成這樣大的損失，並非由於缺乏草料，錯誤是在負責採購的人的身上。因為他買進了傳染羊痘的羊羣，主要得怪亞斯達訶夫，他辯道。

不等他說完他的長篇議論，亞達爾比可夫就轉過身去和一個執行委員會的委員談話，改變了話題。糧食部的人覺得安心了，似乎沒有理由再擔心。

真的，過了好多時候，亞達爾比可夫並沒有露出關心肉品處的工作的表示。他曾經尋找亞斯達訶夫，並且把他叫來，但他這樣做並沒有讓古柏爾尼亞糧食委員會知道。

「他們故意把我派出到漢斯卡雅·斯達夫卡去，」亞斯達訶夫申訴說。「而現在又毫無理由地把我留在阿斯特拉罕這兒。」他喜歡亞達爾比可夫，不久就把他的一切憂煩和猜疑向他傾吐出來。

「順便提一提，」他回憶道。「當時我派了一個名叫薩莫興的人到此地來——他是阿斯特拉罕一個百萬富翁的兒子。我相信那都是他幹的……」

亞達爾比可夫把阿斯特拉罕契卡接管過來才不過幾天的工夫，他已經設法審閱了許許多多的案件，因為他是一個迅速準確的工作者。但是不管他怎樣努力，他好像還是忽略了一些事情——比方說，關於薩莫興這件事他以前就沒有聽到過。

那天晚上很遲的時候，在布因拉克斯基就寢以後，亞達爾比可夫回到辦公室裏，把新派的契卡秘書，曾經跟他在高加索一塊工作的伏米契夫叫進來，要他把關於薩莫興案子的檔案卷拿來。

伏米契夫在檔案櫃裏搜索着，最後回來了，滿身灰塵但是得意洋洋的，手裏拿着一個薄薄的卷夾。卷夾裏只有兩張紙。一張用鉛筆潦草地寫在印着薩莫興商行的信紙上，是審訊比奧特爾·薩莫興的紀錄。亞達爾比可夫暗自發笑，想到人生的譏諷，和它所產生的奇怪的巧合。另外是一小片記着判決的紙頭。

他認識判決文下面的花體字——密爾尼總是把他的簽名簽得像一個謎。處理這案件的調查員的簽名認不出來。

「全都是施里亞普尼可夫的人，」伏米契夫說道。

薩莫興的案件證明是比亞達爾比可夫所料想到的還要有趣得多。只是碰巧他沒有被槍斃——在密爾尼管轄下，這兒到處都是故意造成的混亂，任何事情都可以發生。

「請你查一查好不好，伏米契夫？」亞達爾比可夫轉身對秘書說。

由於亞達爾比可夫煩惱的蹙着眉和他的神經質的長指頭在桌上輕微得幾乎聽不見的敲打，伏米契夫可以看出來契卡主席非常關心這一案件。他一句話也不說就離開了房間。亞達爾比可夫用心地傾聽他走下樓梯的腳步聲。

「他大概是到警衛室去，」亞達爾比可夫想道，轉過身去看密爾尼丟下的那一堆亂七八糟的檔案。時間已經很晚。電燈眨一眨眼，就熄掉了——電力站又在玩老花樣。亞達爾比可夫伸出手摸到一盞煤油燈，把它點上。燈罩已經裂開，是用幾條紙糊起來的。燈冒着煙。